



大黑長老的故事

劉麗文 譯 | 文喜尊者 審訂

「住於可愛觀……」這佛法開示是導師住於謝答卞城 (Setabyanagara) 附近的九里香樹園 (Simsapavana) 時，就大黑 (Mahākāḷa) 和小黑 (Cūḷakāḷa) 的事情而說的。

【大黑兄弟出家】

在謝答卞城，住著屋主小黑、中黑和大黑三兄弟。他們中最年長和最年輕的兩兄弟，帶著有五百輛馬車的車隊在四面八方巡遊購買貨物，而中黑則把他們帶來的貨物拿去賣。

有一次，兩兄弟帶領著五百乘的車隊，帶著各種貨物前往舍衛城，他們在舍衛城和祇園精舍 (Jetavana) 中間把數百乘車隊解散了。黃昏的時候，他們其中的大黑看到那些住在舍衛城的聖弟子們手持著香花等物，前去聽法，他問道：「這些人是去哪裡啊？」聽說了那原委過後，他想：「我也要去。」就對小黑說：「兄弟啊，你注意一下那數百乘車隊，我要去聽法。」這麼說罷，他就去

到世尊那裡，向他頂禮後坐在人群的邊緣。

導師看到他，就根據他的心理，次第而說法，引用《苦蘊經》等，用諸多方法講述了愛欲的過患、卑劣和染污。聽到這裡，大黑想：「當人去往來世的時候，所有東西都必須捨棄。財富並不能跟隨[到來世]，親族亦不能相隨。我為何要過這居家生活呢？我要出家。」於是在人們都向導師作禮離去的時候，他向導師請求出家。

導師說：「你需要從誰那裡獲得許可嗎？」

「尊者，我有個弟弟。」 「那就去獲得他的許可吧。」

「好的，尊者。」這麼說了之後，大黑就去對小黑說：「兄弟啊，請你接受這所有的財產吧。」

「你要做什麼呀，哥哥？」

「我要到導師跟前出家。」

他（小黑）用了各種方式請求，都無法讓大黑的心回轉。於是他說：「好吧，大哥，就按你的意願做吧。」大黑就在佛陀跟前出家了。

小黑想：「我要帶著兄長還俗。」就也出家了。

【墳場的修行】

大黑受具足戒之後，他走近導師詢問教法中的種種義務，在佛陀說了兩種

義務之後，他說：「尊者啊，由於我年紀大了才出家，不能完成學習經教的義務了，我就來完成觀禪的義務吧。」

讓導師講述了能達到阿羅漢果的業處之後，他就接受了「塚間住支」頭陀行。在初夜分，大家都進入睡眠的時候，他就到墳場去，在黎明大家都還沒起床的時候，他再回到寺院。

有個看守墳場的燒屍人名叫迦莉（Kālī），她看到了長老站、坐和經行的地方，就想：「是誰來到這裡？我要找到他。」她卻沒找到長老。一天，她在墳場的小房子裡點了一盞燈，帶著兒子和女兒在一旁躲起來。在中夜分時，她看到長老來了就向他頂禮，問道：「聖者啊，尊者啊，您住在這裡嗎？」

「是的，近事女。」

「尊者啊，住在墳場就應該遵守相應的儀法。」

長老心想：「我要按她說的做嗎？」就問她：「應該做什麼呢，近事女？」

「尊者，墓地住者應當把他住在墳場的事報告給墳場的看守者、廟裡的大長老和村長。」

長老說：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那些犯了案的盜賊在被財產的主人步步追蹤的時候，把贓物留在墳場逃走的話，人們就會為難墓地住者。然而當他們（看守者、大長老、村長）說『我們知道這位先生在這裡住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，他不是盜賊』時，災禍就會免

除，所以，您應該告訴他們。」

長老說：「還要做什麼呢？」

「尊者，住在墳場的聖尊還必須避免魚、肉、芝麻、麵粉、油和糖等物；在白天不得睡覺、不得懈怠、當勤精進、應無諂無誑、心懷善念。晚上大家都睡了的時候，從寺院來；在黎明大家還未睡醒的時候，回到寺院。

尊者啊！若您如此住於此處，能夠達到出家人至上的目標的話，那麼當有人把死屍丟在這裡，我就把它放在毛制的靈柩臺上，用香花等物禮敬屍體，然後舉行喪葬儀式（火化）。若您未成功，我就把它放在柴木上，點起一堆火，用矛把它拖著扔到外面，用斧頭把它砍成一塊塊地扔到火裡燒。」

於是長老就對她說：「好的，賢妹，你要是看到了一個[適合禪觀的]色所緣，請告訴我。」她說好的，就同意了。

長老就按照意願在墳場行沙門法。小黑卻一起床就想念居家的生活，憶念起兒子和妻子。他想到：「我哥哥所做之事非同小可。」

有一個良家女在那時疾病生起，傍晚時分，沒有任何的萎靡或者憔悴就死了。晚上，親族們就把她和木頭、油等物一起送到了墳場，對墳場的看守者說：「把她燒了吧。」他們給了費用，交給[她]就走了。迦莉將覆蓋著屍體的衣除去，看到這具在頃刻間突然死亡的身體宛然如生，泛著金色，就想：「這具屍體可以作為合適的[色]所緣給聖尊看。」

於是，她到長老那裡頂禮說：「尊者啊，有這樣一個[色]所緣，請聖尊察看吧。」

長老說好的，就移去覆蓋物，從腳底觀察到頭頂，說：「把這具宛然如生、泛著金色的身體投進火裡去吧，在火焰燒到她的那一刻，請告訴我。」說完，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了。

她這樣做了後，就叫長老過來。

長老過去觀察，看到火焰一點點在屍體上留下痕跡，就如同有斑點的母牛一樣，腿彎曲垂下，手也收縮了，大腿和前額沒有了皮膚。長老想：「以前這具身體可以讓看到它的人失去節制，現在衰損破滅了。」他來到他夜晚待的地方，坐在那裡觀照衰損與破滅：

諸行實無常，乃生滅之法。

其生已復滅，其寂止為樂。

（《長部》2.221, 272;《相應部》1.186; 2.143;《本生》1.1.95）

偈頌說罷，他培育觀，證悟了連同無礙解的阿羅漢。

【找回丈夫】

在他證得了阿羅漢的時候，導師正被比丘僧團圍繞著，遊化至謝答卞，進

入九里香 (Simsapāvana)¹ 樹園。小黑的妻子們聽說導師已到九里香樹園了，就想：「我們要把我們的丈夫找回來。」就派人去邀請導師前來。

對於佛陀未曾弘化之處，需有一個比丘先去告知[如何]施設座位。為佛陀在中間施設座位之後，他的右手邊應是舍利弗長老，左手邊是摩訶目犍連長老，再從這開始在兩邊施設比丘僧團的座位。於是大黑長老站在放僧衣的地方，派小黑前去：「小黑，你提前去告知座位的施設吧。」

家裡的女人從看見小黑，就開始嘲弄他，她們把低座鋪設在僧團長老那邊，把高座鋪設在僧團中的下座新學比丘那邊。小黑說：「不要這麼做！不要把低座安排在上首！要把高座安排在上首，把低座放在下首。」

女人們就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那樣：「你在這裡晃來晃去幹什麼？誰讓你指揮擺放座位了？誰許可你出家了？你跟誰出家的？你幹什麼來了？」說著就把他的下衣和上衣脫掉，給他穿上了白衣，在頭上戴上了花環。

「去把導師叫來，我們要鋪設座位了。」她們就派小黑過去了。

小黑因做比丘的時間不長，還沒有過雨安居，連一個戒臘都沒有就還俗了，並不覺得羞恥，因此，他沒有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安。他到佛陀那裡頂禮，帶著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回來了。

1. 九里香：印度黃檀。

【計劃失敗】

當比丘僧團用餐過後，大黑的妻子們想：「她們把自己的丈夫找回來了，我們也要把我們的丈夫找回來。」於是，她們就在次日邀請導師。

由於當時是另外一個比丘前來告知施設座位，她們沒有找到機會。她們請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入座，向他們布施食物。小黑有兩個妻子，中黑有四個，大黑有八個。想要吃飯的比丘們就坐下用餐，想要離開的比丘們就起來走了。

導師則坐下來用餐。當他用餐完畢，那些妻子們說：「尊者，大黑為我們做完隨喜回向就會回去，您先走吧。」導師說「好的。」就先走了。

走到村子門口的時候，比丘們發牢騷說：「導師到底在幹什麼呀？他是知情才這樣做，還是不知情呢？昨天小黑預先去了，就遭遇了出家的障礙，今天是另一位比丘提前去的，才沒有發生障礙。現在[導師]把大黑留在那裡回來了，[大黑]他是個具足戒行的比丘，他會做障礙他出家生活的事嗎？」

導師聽到了他們的話，就轉身站住問道：「諸比丘，你們在說什麼呢？」

他們就告訴了導師。

「諸比丘，你們是認為大黑會像小黑一樣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尊者。小黑有兩位妻子，而大黑有八個。如果八個妻子圍著他，把他抓住，他會怎麼辦呢，尊者？」

導師說：「諸比丘，不要這樣說。小黑從一起床，[心]就住於諸多淨所

緣，就像長在斷崖上脆弱的樹一般。而我的孩子大黑，則住於不淨觀，如同堅固的岩山一般堅定不移。」這麼說了之後，佛陀就說了偈頌：

住於淨相想，諸根未防護。受用不知量，懈怠少精進。

故魔羅勝之，如風摧弱樹。住於不淨想，諸根善防護。

受用知適量，具信勤精進。魔羅不勝之，如風吹岩山。

在這裡，「住於淨相想」(subhānupassim viharantaṃ)的意思，是將心投入可愛的所緣而住。那些持有相執和隨相執的人執著於指甲漂亮，執著於手指漂亮，執著於手腳、小腿、大腿、腰、腹部、乳房、脖子、唇、牙齒、嘴、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眉毛、前額漂亮，執著於頭髮、毛髮、指甲、牙齒、皮膚漂亮。[認為]膚色漂亮，形體漂亮，這就是執著於淨相，就是「住於淨相想」。

「諸根」(indriyesu)，指的是以眼為首的六根。

「未防護」(asaṃvutaṃ)，就是沒有保護眼門等等。

「受用不知量」(bhojanamhi cāmatāññuṃ)，是不知道在遍求、接受和受用[資具]中適度。也就是說，不知道在省察、花費中適度，不知道這個受用是如法的或不如法的。

「懈怠」(kusītaṃ)，是[心]住於欲尋、瞋尋、害尋之中。

「少精進」(hīnavīriyaṃ)，就是不精進，指在四威儀中沒有行精進行。

「勝」(pasahati)，就是征服、淹沒。

「如風吹弱樹」(vāto rukkhamva dubbalaṃ)，就像強有力的風把生長在懸崖上脆弱的樹[摧毀]那樣。正如風把弱樹的花、果和芽等吹落，折斷小的枝條，折斷大的枝條，把樹連根拔起，讓根在上面，讓枝在下面，而[吹]去。就像這樣，如此般的人被心中的煩惱魔所征服。

就如同強有力的風把弱樹的花、果和芽等捲落一樣，他違犯小的和較小的罪；就如同風折斷小的枝條一樣，他違犯尼薩耆波逸提等罪；就如同折斷了大的枝條，他違犯十三僧伽婆尸沙罪；就如同把樹拔起來，使根在上面，枝在下面，他違犯波羅夷罪，才幾天就離開善說的教法，回到俗家。就是像這樣，這種人被自己的煩惱魔，置於控制之下。

「不淨想」(asubhānupassi)，是指觀察十不淨中的某一種不淨，產生厭惡作意。將頭髮視為不淨，將毛髮、指甲、牙齒、皮膚、膚色、形體視為不淨。

「於諸根」(indriyesu)，是指於六根。

「善防護」(susamvutaṃ)，是指不取相等，關閉[根]門。

「受用知適量」(bhojanamhi ca mattaññuṃ) 摒棄「不知量」，[他在]受用[資具]中知道適量。

「具信」(saddhaṃ)，是指具足以相信業果為特徵的世間信，和對三事(佛、法、僧)有不壞淨信的出世間信。

「勤精進」(āradhaviṛiyam)，是指已策勵的精進，圓滿的精進。

「不勝之」(tam veti)，是指對於這樣的人，正如微風輕輕吹並不能移動堅硬的岩石，同樣，內心生起的微弱的煩惱魔不能戰勝、撼動或者動搖他，是為此義。

大黑的前妻們也圍住他說：「誰許可你出家了？現在你要不要做一個在家人呀？」說了這些話之後，就想要扯去他的袈裟。

長老察覺到她們的行為，就從座位站起來，用神通飛起，將屋子的房頂破成了兩塊。他從空中飛去，在導師結束偈頌的時候從空中降下，稱讚導師的金色身，頂禮世尊的雙腳。

在偈頌結束的時候，在場的比丘們都獲得了入流果等果位。

